

Natsunome
Soseki

夏目漱石
门

もん

夏目漱石

著

章蓓蕾

译

门

● 夏目漱石
—— 著
章蓓蕾
—— 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门/(日)夏目漱石著;章蓓蕾译.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8.6
ISBN 978-7-5404-8574-0

I. ①门… II. ①夏… ②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38122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18-2017-333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本书中文译稿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——麦田出版事业部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印、转载。

上架建议:外国文学

MEN

门

作者:[日]夏目漱石
译者:章蓓蕾
出版人:曾赛丰
责任编辑:薛健 刘诗哲
监制:蔡明菲 邢越超
策划编辑:李彩萍 王维
特约编辑:汪璐
版权支持:闫雪
营销支持:李群 张锦涵 傅婷婷
版式设计:张丽娜
封面设计:尚燕平
出版发行: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410014)

网 址:www.hnwy.net
印 刷: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新华书店
开 本:880mm×1270mm 1/32
字 数:148千字
印 张:8
版 次:2018年6月第1版
印 次: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ISBN 978-7-5404-8574-0
定 价:42.00元

若有质量问题,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010-59320018

译序

百年后的相遇——漱石文学为何至今仍受欢迎？

2016年是日本“国民作家”夏目漱石逝世一百周年，日本重新掀起漱石热，出版界先后发行多种有关漱石文学的论文与书籍，各地纷纷举办多项纪念活动，曾经刊载漱石小说的《朝日新闻》，也再次连载他的作品。

夏目漱石的小说问世至今逾一世纪，尽管他的写作生涯仅有短暂的十年，但几乎每部作品发表后，都立即获得热烈回响。从作品的发行量来看，这些脍炙人口的小说在作家去世后，反而比他生前更广泛地受欢迎。譬如“后期三部曲”之一的《心》，战前曾

被日本旧制高中（今天的大学预科）指定为学生必读经典，20世纪60年代，还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。再如这次出版的“前期三部曲”——《三四郎》《后来的事》与《门》，今天仍是日本一般高中推荐的学生读物。

根据调查，迄今为止，与夏目漱石有关的文献、论文、评论的数量已多达数万，上市的单行本则超过一千以上。不仅如此，同类的书籍与印刷物现在仍在继续增长。可以说，阅读漱石文学在日本已是读书人必备的学识修养，同时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。

为什么经过一个世纪之后，漱石小说仍然广受热爱？简单地说，因为这位著名作家笔下所描绘的，是任何时代都不褪色的人性问题。只要我们身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，就得面对各种抉择，即使是跟爱情无关的决定，也会不可避免地引起冲突与对立。就像《三四郎》里的三四郎、美祢子、野野宫和金边眼镜的男子构成四角关系，《后来的事》里的代助、三千代和平冈之间上演的三角恋情，或者像《门》里的宗助与阿米，一段不可告人的“过去”，使他们遭到亲友和社会的唾弃。

不论时代如何变迁，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类似的感情抉择，或经历相同的自我矛盾，时而犹豫是否该为友情而放弃爱情，时而忧虑或因背德而被社会放逐。读者在阅读漱石小说的过程中，总是能够不断获得深思的机会。我们看到三四郎对火车上的中年男人心生

轻蔑，脑中便很自然地浮起自己也曾腼腆的青春岁月；我们读到美祢子在炎夏指着深秋才能丰收的椎树质疑树上没有果实，心底便不自觉地忆起忸怩作态的花样年华；就连高等游民代助不肯上班的托词——“为什么不工作？这也不能怪我。应该说是时代的错误吧。”——也令现代读者发出会心一笑，并讶异漱石在一百年前就已预见 21 世纪的啃老族。

漱石小说能够广为传播的另一个理由，是作家的笔尖时时顾及“教育性”。漱石的作品里找不到花街柳巷的描写，也没有男欢女爱的场景，更看不到谷崎润一郎或江户川乱步等人常写的特殊性癖。漱石开始为“东京朝日”撰写连载小说之前，甚至被归类为“无恋爱主义”。即使其后发表的《后来的事》与《门》是所谓的不伦小说，但内容着重的是当事人的心理纠葛，而非肉体关系的刻画。即使在人妻三千代刻意挑逗丈夫的好友代助时，漱石也只以“诗意”两字一笔带过。

然而归根结底，漱石文学能够长久流传后世的主因，还是作家的自我期许。研究“漱石学”的专家曾指出，夏目漱石的假想读者涵括了三种类型的人物：一是像“木曜会”成员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；二是当时的“东京朝日”订户；三是“素未谋面，看不见面孔”的另一群人。换句话说，从下笔的那一瞬起，夏目漱石已把属于未来世界的你我列入了阅读对象，他是倾注整个生命在为后代子孙进

行书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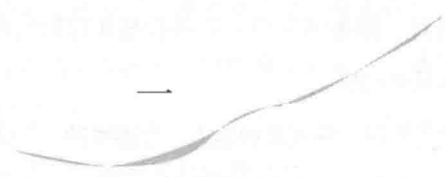
漱石逝世百年之后的今天，笔者有幸翻译“前期三部曲”《三四郎》《后来的事》与《门》，内心既惶恐又庆幸。惶恐的是，故事的时代背景距今十分遥远，作家的文风过于含蓄内敛，笔者深怕翻译时疏漏了作家的真意；庆幸的是，日本研究漱石文学的人口众多，相关著作汗牛充栋，翻译过程里遇到的“疑点”，早已有人提出解答。也因此，翻译这三部作品的每一天，几乎时时刻刻都有惊喜的发现。

期待各位读者能接收到译者企图传递的惊喜，也祝愿各位能从漱石的文字当中获得启发与共鸣。

2016年9月1日

章蓓蕾

于东京



宗助刚刚拿一块坐垫来到回廊边，他先选个阳光充足的位置，盘腿坐下，然后轻松悠闲地晒着太阳。不一会儿，宗助抛开手里的杂志，返身一倒，横卧在地。天气十分晴朗，是名副其实的秋高气爽。附近街道环境清幽，路上行人的木屐踏着路面，发出清晰的声响。宗助枕着两只手臂仰面瞭望，视线越过屋檐投向天空，美丽的晴空一片蔚蓝，跟他身下这块狭隘的回廊比起来，实在好广阔呀。即便只是偶尔利用假日在这儿欣赏天空，心情也跟平日大不相同呢。宗助一面想一面蹙起眉头凝视太阳，看了一会儿，感觉有点头晕眼花，便又翻个身，脸转向纸门的方向。宗助的老婆正在纸门里面做针线。

“喂！天气真是太好了！”宗助对妻子说。

“是啊。”他妻子只答了一句，没再说话。宗助也没接腔，看来不像有话要谈。半晌，宗助的妻子才开口说：“你出去散散步吧。”

说完，宗助也只应了一声“嗯”，没再多说什么。

过了两三分钟，宗助的妻子把脸凑到嵌在纸门下方的玻璃上，窥视丈夫横卧的模样。不知为何，丈夫竟蜷着两膝，身体弯得像虾子，还交叉两臂，把那满头黑发的脑袋藏在臂膀之间，手肘夹住脸颊，根本看不见他的脸。

“我说你啊，睡在那种地方，会感冒的。”宗助的妻子提醒丈夫。她带着一种现代女学生通用的腔调，听起来既像东京腔又不像东京腔。

宗助夹在两肘之间的一双大眼连续眨了好几下。

“我不会睡着，不要紧的。”他眨着眼低声答道。说完，两人之间陷入沉寂。只听一辆橡胶车轮的人力车从门外经过时发出三两下铃声，接着，又听到远处传来公鸡的啼声。宗助身上穿着一件新的棉纱衬衣，阳光的温暖毫不造作地渗透布料，他一面用背脊贪婪地品味着暖意，一面不经意地聆听门外传来的各种声响。这时，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隔着纸门向妻子问道：“阿米，‘近来’的‘近’字怎么写啊？”

听了丈夫这问题，妻子既没露出嫌恶的表情，也不像一般年轻女人发出那种尖锐的娇笑声。

“就是‘近江’的‘近’吧？”妻子答道。

“我就是不会写那个‘近江’的‘近’啊。”

妻子将紧闭的纸门拉开一半，手里的长尺伸出门框，用尺尖在回

廊地面上写了一个“近”字。

“是这样写吧？”说完，她用尺尖指着地面上刚描的字，又放下长尺，抬起头，专注地打量着清澈蔚蓝的天空。

宗助也不看妻子的脸就说：“原来真的是这样写啊！”听他语气不像是开玩笑，脸上也没有笑容。他的妻子对那个“近”字似乎也没放在心上。

“天气真是太好了。”阿米有点像在自语似的说，语毕，又动手做起针线活，纸门也就敞着没再合拢。

宗助微微抬起夹在两肘之间的脑袋。“字这东西啊，真的好奇妙。”说着，他才抬眼望着妻子的脸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为什么啊？因为不管多么简单的字，只要心中稍有疑惑，马上就不知道怎么写了。上次写今日的‘今’时，也害我想了好久。明明我在纸上写得一清二楚，可是瞪着看了半天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看到最后，觉得越看越不像了。你有过这种经验吗？”

“哪有这种事？”

“只有我有这种经验吗？”宗助举手摸摸脑袋。

“是你有点不正常吧。”

“或许还是因为神经衰弱的关系。”

“对呀。”说完，妻子望着丈夫的脸。丈夫这才站起身来。

宗助像要跳进屋里似的大步跨过针线盒和满地线头，用手拉起居室的纸门，门内就是和室客厅。客厅的南面因为有玄关挡着，当他的视线突然从充满阳光的室外转进室内，立刻觉得对面另一扇纸门看起来冷冰冰的。只要拉开那扇纸门，就能看到窗外那座直逼屋檐的陡峭山崖，岩壁紧靠着回廊边，也难怪上午原该射进屋里的阳光都照不进来。那座山崖上长满了杂草，崖壁下方连一块可供支撑的岩石也没有，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塌下来似的。但奇怪的是，那块崖壁却又不像会立刻坍方。或许也因为这样，房东始终让它保持原样，从没采取过任何补救措施。“这附近以前是一片竹林。当初开发时，竹子的根部都没挖出来，直接埋在土堤里面了，所以这块地比你想象中紧实多啦。”附近一家蔬果店的老板曾经特地站在宗助家后门外向他解释过。这老头住在这条街上已超过二十年。“可是，如果根部还留在地下，不是应该会长出竹子，变成竹林吗？”宗助当时曾反问过老头。“这个嘛，竹子被那样一挖，哪那么容易再长出来。不过那座山崖不会有问题啦。无论如何，也不会倒下来。”老头努力辩解着，好像那座山崖是他家的财产似的。

每年到了秋季，山崖上并无任何秋色可言，只有满山失去香味的青草，左一堆，右一丛，杂乱无章，到处乱长，像什么芒草、茛萝之类别致又漂亮的秋草，山崖上一根也看不到。不过从前种在这儿的孟宗竹倒是留下了一些，只见山腰上两株，崖顶上三株，几株

竹枝各自挺立，颜色已经有点泛黄。阳光照着竹枝的时候，若从宗助家的屋檐下伸出脑袋，倒还能在崖下的土堤上闻到几许秋的气息。可惜宗助每天清晨就出门，直到下午四点多才从外面回来，像现在这种昼短夜长的季节，他平日根本没有机会仰望这座山崖。现在刚从昏暗的厕所出来，宗助一面伸手接着洗手罐¹的水洗手，一面不经意地抬头往外看了一眼，这才想起山上的竹子。那几根竹枝的顶端长满浓密的竹叶，树型看来就像和尚的光头。秋日照耀下，竹叶全都垂着脑袋，悄然相叠，静止不动。

宗助回到客厅重新拉上纸门后，在书桌前坐下。这间屋子之所以称为客厅，是因为平时客人来访都在这里接待，其实叫作“书房”或“起居室”更妥当。室内的北边有个凹间²，墙上挂着一幅不太像样的字画，挂轴前方摆着做工粗陋的紫砂红泥花瓶。屋顶跟门框之间的墙上没挂任何镜框，只钉着两个闪闪发光的黄铜挂钩。此外，房间里还有个玻璃门书柜，但柜里并没摆着什么吸引人的漂亮宝贝。

宗助拉开书桌抽屉的银把手，在里面乱翻一阵，似乎没找到想要的东西，又“砰”的一下关上抽屉。接着，他掀起砚台的盒盖开始写信。写完一封信之后，装进信封，又思索了一会儿，这才开口说话。

1 洗手罐：日本有自来水之前，专门挂在厕所门口用来洗手的水罐。罐底附有活动开关，用手压住，就会有水流出来。

2 凹间：又叫“床间”或“壁龛”，日本和室的一种装饰，在房间一角做出一个内凹的小空间，通常会以挂轴、插花或盆景作为装饰。

“喂！佐伯家是在中六番町的几号呀？”宗助隔着纸门向妻子问道。

“二十五号吧？”妻子答道，但这时宗助已快要写完信封上的收信人地址了。

“不能写信啦。你得亲自去一趟，当面把话说清楚。”宗助的妻子提醒着丈夫。

“哦，就算没用，也还是先寄封信过去吧。若是真的行不通，再过去找他。”宗助表达了自己的主张。但妻子却没说话。

“我说啊，喂！这样总可以了吧？”宗助紧跟着又问了一遍。他妻子露出不好多说什么的表情，也没再跟他争辩。宗助便抓起信封，直接从客厅走向玄关。妻子听到丈夫的脚步声，这才站起身来，沿着起居室外面的回廊走向玄关。

“我出去散散步。”

“去吧。”妻子脸上露出笑容答道。大约过了三十分钟，只听木格门“哗啦”一声被人拉开，阿米再度停下手里的工作，顺着回廊走向玄关。原以为是宗助回来了，却看到戴着高中制服帽的弟弟小六走进门来。他身上那件黑呢绒长披风下方，露出里面的和服长裤，裤长只比披风多出十五六厘米而已。小六一面解开披风的纽扣一面嚷道：“好热啊！”

“也怪你太夸张了。这种天气，还穿那么厚的衣服出门。”

“哪能怪我！我以为天黑之后就会变冷呢。”小六有点像在辩白似的说着，跟在嫂嫂身后一起走进起居室，一进门，就看到嫂嫂缝了一半的和服。

“您还是跟平日一样卖力干活啊。”说着，小六便在长方形火盆桌前盘腿坐下。嫂嫂把正在缝制的衣物推向角落，走到小六的对面，暂且提起铁壶，往火盆里添了些炭火。

“您要是想烧水泡茶的话，就别麻烦了。”小六说。

“不想喝？”阿米学着流行的女学生腔调反问小六。“那要不要吃点心？”说着，阿米向小六露出笑容。

“有点心吗？”小六问。

“不，没有。”阿米诚实回答，说完却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，“等一下，说不定有哦。”说着，她站起来，顺手推开身边的炭篮，拉开壁橱的橱门。小六望着阿米的背影，她和服外套下面系着腰带的部分高高凸起，小六的视线便集中在那高耸的部分。也不知嫂嫂在找些什么，总之看起来还挺费劲的。

“点心就算了。我倒是比较想知道哥哥今天做了些什么。”小六说。

“你哥哥刚出门去了。”阿米背对小六答道，手里仍旧在壁橱里翻来翻去。不一会儿，她终于“砰”的一下拉上了橱门。

“没了！不知什么时候全被你哥吃光了。”阿米说着，又向火盆走来。

“那您晚上请我吃饭好了。”

“嗯，好啊。”阿米抬头看了壁钟一眼，时间已经快四点了。“四点、五点、六点。”阿米嘴里数着时间。小六默默地望着嫂嫂的脸，其实他对嫂嫂做的饭菜一点兴趣也没有。

“嫂嫂，哥哥帮我拜访佐伯家了吗？”他问。

“从上次就一直嚷着说要过去一趟。可是你哥不是每天早出晚归吗？每天回家之后，就累得不得了，连去澡堂洗澡都嫌麻烦。所以我也不忍太责备他了。”

“哥哥是很忙啦。但我一天到晚担心那件事没着落，现在连念书都无法专心呢。”小六一面说一面拿起铜火箸，在火盆的灰烬里十分专注地写着什么。阿米注视着火箸尖端的动作。

“所以他刚才已经写了一封信，寄去啦。”阿米安慰着小六说。

“信里写了什么？”

“那我倒是没看到，但我想一定是谈那件事吧。你哥马上就会回来，你问问他吧。一定是那件事啦。”

“如果寄了信，一定是谈那件事吧。”

“是啊。真的已经寄出信了。你哥刚刚拿着那封信出门了呢。”

小六不想再听嫂嫂这种近似辩驳的安慰。既然哥哥有空出门散步，何不亲自跑一趟，还写什么信呢？想到这儿，小六心里就很不开心，于是走进客厅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红封皮的洋书，一页一页地翻阅起来。

小六心里对哥哥深感不满，宗助却浑然不觉。他走到街道的转角处，在一家商店里买了邮票和敷岛牌香烟，当场就将那封信寄了出去。寄完信之后，他觉得就这样转身顺着原路回家，似乎有点意犹未尽，便叼着香烟，让那烟雾随着秋日的阳光飘来飘去，一面悠然自得地四处闲逛。走着走着，宗助突然很想绕到很远的地方瞧瞧，他想把东京这地方的形象明确地刻印在脑海里，当作今天星期天的伴手礼带回家去。宗助虽然住在东京，一年到头呼吸着东京的空气，还每天搭电车到官署上班，在繁华市区往返一次，而且已经成为习惯，但通勤对他的身心两方面来说仍是一项沉重的任务，所以他永远都是心不在焉地往来于街头。最近，他甚至感觉不出自己生活在这片闹市里。而日常生活又总是让他从早到晚忙得喘不过气，因此也无暇多加计较。但好在七天里可以放假一天，能让他得到抚慰心情的

机会。每星期到了这一天，他才突然发觉自己平时实在过得太匆忙了，虽然现在住在东京，却对东京一点也不了解。每次想到这儿，宗助心里总是升起一种难以形容的孤寂。

当心头浮起这种情绪时，宗助就会临时兴起跑出门。偶尔刚好口袋里有些闲钱，他也曾暗自盘算：“干脆就用这钱大玩一场吧。”但立刻又觉得，自己这种孤寂，还没有强烈到需要狠狠花上大笔银子驱赶的程度。所以在他真的花天酒地之前，就觉得自己的想法太过愚蠢而立即作罢了。更何况，像他这种人的钱包里，通常也不会装着足以随意挥霍的钞票，与其动脑筋想各种对策，还不如抄起两手缩进袖管里，一路摇摇晃晃漫步回家，比较轻松愉快呢。也因此，只要能出门散散步，或是到劝工场¹随意逛逛，宗助内心的孤寂也就大致得到了抚慰，至少支撑到下个星期天是不成问题的。

这天，宗助跟往日一样出了门。他想，反正都出来了，先搭上电车再说吧。天气非常好，又是星期天，上车后才发现乘客出乎意料地少，宗助坐在车中，心情非常愉快。不仅如此，其他乘客也都是一脸平和的表情，人人都显得优哉游哉。宗助坐在椅上，脑中想起每天早上都在固定时刻跟人抢位子，一面争夺座位一面被电车载往丸之内。天底下再也没有比上班挤车更煞风景的事了。不论是手

1 劝工场：现代百货公司、购物中心的前身。明治、大正时代起，日本开始将许多商店聚集在一块儿集体经营，通常是由贩卖日用品、杂货、玩具等货品的商店构成。